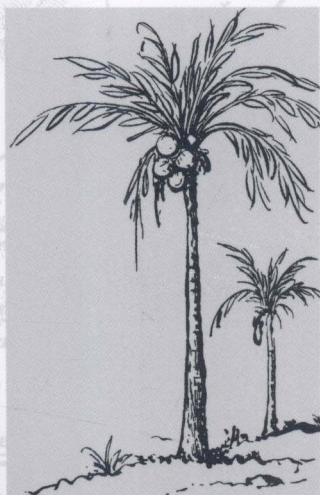


海南纪行

(美) 香便文 著
辛世彪 译注



海南纪行

(美) 香便文 著
辛世彪 译注

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海南纪行/(美)香便文著;辛世彪译注.一桂林:漓江出版社,2012.4
ISBN 978-7-5407-5591-1

I. ①海… II. ①香… ②辛… III. ①游记-海南省 IV. ①K928.9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23859号

组 稿:郑纳新

单 鹏

责任编辑:单 鹏

内文照排:何 萌

装帧设计:李星星

出版人:郑纳新

漓江出版社出版发行

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政编码:541002

网址: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销售热线:021-55087201

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

(山东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:276017)

开本:960mm×690mm 1/16

印张:14 字数:150千字

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30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。

(电话:0539-2925659)

19 世纪晚期海南岛真实的社会生活画卷

——美国人香便文的《海南纪行》(代前言)

辛世彪

西方人对海南岛的认识最早可能要推到 13 世纪的马可·波罗 (Marco Polo, 1254 - 1354)。冯承钧译《马可波罗行记》第 3 卷第 160 章《海南湾及诸川流》云:“从刺桐港发足向西,微偏西南行一千五百哩,经一名称海南 (Cheinan) 之海湾。”^①成书于 1375 年的《加泰罗尼亚地图集》(*Atlas Catalanus*)中有关东亚一带的地名,大多来自马可波罗的记述。“地图说明”中有一个地名叫 Caynam,拉丁文说明是:“Caynam——裸体之岛,岛上的男人和女人都是前后挂一片树叶。”^②19 世纪法国汉学家高第 (Henri Cordier,

① 冯承钧原注:“本章不见诸旧本,唯刺木学本(第三卷第五章)中有之。”见《马可波罗行记》第 398 页,上海书店出版社,2001 年。

辛按:“刺桐”即泉州。这一段在 Thomas Wright 所编《马可波罗游记》英译本中作:Departing from the port of Zai-tun, and steering a westerly course, but inclining to the south, for fifteen hundred miles, you pass the gulf named Keinan. 其下亦有脚注云:“Keinan 意大利制图学家称作 Cheinan,无可争辩是指海南,它是中国南部海岸外的一个重要大岛,有人称其为中华帝国第十六个大省。”(Keinan, or, according to the Italian orthography, Cheinan, is indisputably Hai-nan, the name of a large and important island, lying off the southern coast of China, and by some enumerated as a sixteenth province of that empire.) 参看: *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, the Venetian. The translation of Maesden Revised, with a Selection of His Notes. Edited by Thomas Wright, Esq. M. A. F. S. A. Etc.* London: Henry G. Bohn, York Street, Co Vent Garden. 1854. p. 375. 另参看:李长傅《马哥波罗游记海南诸国新注》,载《真知学报》1942 年第 2 卷第 4 期,第 46—54 页。

② 原文是: Caynam: Insula nudorum, in qua homines et mulieres portant unum folium ante et retro alium. 法译文作: Ile des hommes nus, dans laquelle les hommes et les femmes portent une feuille par devant et une autre par derrière. 参看: Buchon, J. A. C et Datsu, J (1839), *Notice d'un atlas en langue catalane, manuscrit de l'an 1375*, Paris, p. 137.

1849 - 1925) 认为这里的 Caynam 就是 Hai-nam, 也就是海南^①。高第这个说法被法国旅行家马特罗列 (Claudius Madrolle, 1870 - 1949) 在《雷琼道谈》一书中加以发挥, 在西方广为人知^②。德国民族学家史图博 (Hans Stübel, 1885 - 1961) 在他的名著《海南岛黎族志》中就引用了马特罗列的观点^③。但是, 文献所记西方人进入海南岛, 则从传教士开始。

从现有文献来看, 最早进入海南岛传教的是葡萄牙籍天主教耶稣会士, 可以追溯到 17 世纪的明末。1560 年 11 月 21 日, 葡萄牙人加戈神父 (Padre Baltasar Gago, 1520 - 1583) 从日本传教返回印度果阿 (Goa) 途中, 被大风吹到海南三亚, 呆了 5 个月, 然后去了澳门^④。从此, 海南岛开始进入耶稣会的视线。1632 年和 1635 年, 耶稣会士马多禄 (Pierre Marquez) 和麦脱司 (Beniut de Mathos) 从澳门先后进入海南岛, 在琼州府城建立教会, 到 1637 年天主教已经在府城、定安、仙沟和岭门建立了 4 间教会, 信徒超过千人^⑤。麦脱司去

① Cordier, H. (1895) *L'Extrême-Orient dans l'atlas catalan de Charles V roi de France*, Paris, p. 24, p. 45.

② Claudius Madrolle (1900): *Hai-nan et la côte continentale voisine*, Paris, pp. 8-9.

③ 见史图博《海南岛黎族志》(*Die Li Stämme der Insel Hainan; Ein Beitrag zur Volkskunde Südchinas*, Berlin: Klinkhardt & Biermann, 1937) 第 122 页的小注, 原文如下:

Auf den Lendenschurz der Ki — aber nur den der Männer — paßt auffallend gut die von Madrolle zitierte Angabe des Atlas Catalanus vom Jahre 1375: "Caynam—insula nudorum, in qua homines et mulieres portant unum folium ante et retro alium." (CL. Madrolle, *Hainan et la côte continentale voisine*, Paris 1900.)

这段意思是: 歧的腰布——但仅限于男人——与马特罗列引述的 1375 年的《加泰罗尼地图集》中的注文惊人地吻合: “海南——裸体之岛, 岛上的男人和女人都是前后挂一片树叶。”(马特罗列《雷琼道谈》, 巴黎 1900 年)

④ 参看: Isabel A. Tavares Mourão (2001), “L’île de Hainan à travers quelques récits portugais des XVI^e et XVI^e siècles”, *Hainan: de la Chine à l’Asie du Sud-Est*, édité par Claudine Salmon, Roderich Ptak, Harrassowitz, pp. 153-178. 另参看: Madrolle, C. (1900) *Hai-nan et la côte continentale voisine*, Paris, pp. 11-14. Madrolle, C. (1897) “L’île d’Hai-Nan”, *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Géographie Commerciale de Paris*, vol. 19: 347-367. 又: Madrolle, C. (1898) “L’île d’Hai-Nan”, *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Géographie Commerciale de Paris*, vol. 20: 361-370.

⑤ 参看: 荣振华 (Joseph Dehergne, 1903 - 1990), “Les Origines du Christianisme dans l’île de Hainan (XVI^e - XVII^e siècles)”, *Monumenta Serica*, 5 (1940), pp. 329-348. 又: Michalk, D. L., “Hainan Island: a brief historical sketch”, *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-kong Branch*, vol. 26 (1986), pp. 115-143.

世后,琼州府城的教会相继由葡萄牙、法国、意大利和德国的耶稣会士管理。耶稣会士被镇压后,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容许基督教传教。18世纪末,澳门主教委派了一些中国牧师到海南岛。1849年,法国天主教在今琼中的岭门建立了教会,并逐渐接管海南岛各地的天主教会^①。

十九世纪中叶以后,海口成为条约通商口岸(treaty port),西方外交官、军人和旅行家陆续进入海南岛,考察这里的自然地理及人文传统,传教士也不断涌入。1880年代以后,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开始进入海南岛,并日渐成为影响最大的西方差会。当时在今海口、府城、儋州、琼海、白沙、乐东、定安、琼中等地都有教会,除了琼中岭门为天主教会外,其他多为长老会所建。到20世纪初,长老会在海南形成海府、那大、嘉积三个传教中心,都附设有医院和各类学校。美国长老会入居海南岛,它的契机是1882年香便文(Benjamin Couch Henry, 1850-1901)和丹麦人传教士冶基善(Carl C. Jeremiassen, 1847-1901)的海南岛之行。

香便文是美国北长老会(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, North)传教士,1873年来广州传教,与哈珀(Andrew P. Happer, 1818-1894)一同创办了私立广州岭南大学的前身格致书院(Christian College in China)。冶基善于1869年来华,初任粤海军舰长,缉拿珠三角一带的海盗和走私船,1881年辞职进入海南岛做独立传道人。1882年4—5月间冶基善先行考察探索了黎区一些地方,同年10月陪同香便文进入黎区^②。冶基善来海南之前,曾在长老会的广州博济医院接受嘉约翰医生(Dr. J. G. Kerr, 1824-1901)的医学训练,他和香便文理念相合,一起筹划了这次穿越海南岛之行^③。那一年香便文32岁,冶

① 参看:史温侯(Robert Swinhoe, 1836-1877), "Narrative of an exploring visit to Hainan", *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* (1871-1872), pp. 50-51.

② 冶基善和香便文这次穿岛旅行的时间,莫宁格《椰岛海南》说是1883年,这是错误的,海南地方史志文献也据此出错。参看: *Island of Palms, Sketches of Hainan*, 1919, p. 52.

③ 根据香便文另一本书《基督教与中国》中的记载,冶基善因在海南岛治病救人,每天要治疗100多人,还要做手术,无法分身给群众传讲福音之事,于是写信给广东的长老会,希望派人前来,提供必要的帮助。香便文此行,就是为传教做先期考察。参看: Henry, B. C., *The Cross and the Dragon, or Light in the Broad East*, New York, 1885, pp. 476-477.

基善 35 岁,正是身强力壮、富有激情之时。

1882 年 10—11 月间,香便文在冶基善陪同下,在海南岛进行了为期 45 天的徒步考察^①。他们从海口出发,走西线经过琼山、澄迈、临高,从儋州南丰进入黎区,沿黎母山西侧向南翻越白石岭,到达今琼中县的红毛镇。他们原计划由北向南穿越海南岛,但因受汉族商人蒙骗,不得不掉头向北,出岭门、下乌坡、走船埠,一夜漂流至嘉积,然后返回海口。因当时条件所限,道阻且长,这次旅行历尽艰辛。有时一日内涉水三十次,有时早饭后跋涉一天,晚上十点才吃到第二顿饭,香便文本人也在最后那次漂流中受了严重的风寒。他们一路调查当地民俗和人文风情,观察自然地理和动植物,收集植物标本,并一路治病救人,完成了这次非凡的考察旅行。这一切都记在香便文于 1886 年在伦敦出版的《岭南纪行》(*Ling-Nam or Interior Views of Southern China, Including Explorations in the Hitherto Untraversed Island of Hainan*, London, 1886.) 中,构成该书的后半部分(即 11—17 章,中译本名为《海南纪行》)。这是一本非凡的书,不仅有历史学、人类学和博物学价值,也有文学价值。此书以其纪实手法和真材实料,在当时的西方世界影响很大,几乎成为西方人进入海南岛的“路书”。让我们一同走进香便文书中的世界。

一、晚清海南汉区社会

香便文所行是从汉区(包括临高人区)到黎区再到汉区,经历大小市镇,见过各色人等,对当时海南岛的社会、经济、历史、人文有直观的认识。他们走过的汉区几座较大的城市为海口、琼州府城、澄迈老城、临高临城、嘉积和塔洋(会同县城)。除了海口和嘉积是当时最著名的两个经济中心,其他几处

^① 香便文《海南纪行》第 1 章(原书第 17 章)中说,这次旅行时间是 1882 年 10 月和 11 月。香便文在《基督教与中国》里说,他们在海南岛内旅行共计 45 天。参看:Henry, B. C. *The Cross and the Dragon, or Light in the Broad East*, New York, 1885. p. 473. 跟随他们旅行的还有十多个挑夫。

都是各地政治、文化中心。

海口作为通商口岸是在 1858 年的中英《天津条约》中确定下来的,到 1882 年时,海口的规模依然很小,只有一条主要街道,没有好的可聚集的市中心,但它是琼州府城乃至岛北对外贸易的主要出口,城内还住着 10 到 12 个欧洲商人。海口的自然生态非常好,鹈鸟和短颈野鸭沿着海滩到处都是;鹿、山鹧和原鸡,向内陆走几英里就能见到。人文古迹丰富且保存完好,各样的古碑吸引着古文物研究者,大英山上完整地保留着罗马天主教徒墓群,有数以百计的坟头墓碑。

嘉积镇是仅次于海口的商业中心,丁字形街道汇集了主要的商铺,还有许多小街从这两条主街上扩展出去,遇上赶集的日子,流动商贩们就在这里摆摊设点。集市上人山人海,数以千计的人挤满了各个角落,从草木鸟兽到外国生产的各种小玩意儿,你能想到的各样物品,这里都有卖。

从海口通往嘉积的主路上,络绎不绝的苦力挑着从水路运往旧州然后到嘉积的货物,诸如布匹、火柴、油灯、煤油之类。因此,香便文一行途经的好些镇子,“似乎客栈比住户还要多,他们生意红火,是因这源源不断的运输队伍”。

岭门和南丰是进入黎区的门户和黎货集散地。南丰规模不大,只有一条街,每天的交易量装不满一辆牛车。岭门的规模则大得多,附近有驻军,集市是一条长街,两旁有一些不错的店铺,街中间是木制的遮阳篷,到了开市的日子,小商贩们就在下面支起货摊,供应各式小商品。在集市上交易的有草药、香木、藤、鹿角、鹿筋、干香菇,还有大量当做肥料的骨头。

无论是岭门还是嘉积,生意都掌控在说粤语的广东人手里。海南其他地方的生意人也会说粤语,从森山(今福山)的临高人老板娘,到乌坡的老板娘,都是如此。不过,尽管有不少人说粤语,海南岛的“通用语言”(lingua franca)却不是粤语,而是海南话(海南闽语),这一点在其他传教士的记述中也得到

证实^①。

香便文一行走过的汉区和临高人区的墟市还有龙山(荣山)、多峰(大丰)、森山(福山)、船肚(皇桐)、三盈、那北(博厚)、美珠(波莲)、马停(美台)、加来、和舍、那大、南丰、岭门、乌坡、居丁、旧州,现今有的已经衰落,有的地位上升,有的仍是当地重要市镇。

在汉区和临高人区,有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吸食鸦片。鸦片是海口主要的进口贸易,靠欧洲商号、中国商号和走私方式进口。除了贫穷的黎区以外,海南岛几乎鸦片泛滥,它的毒害既深且广,触目惊心,“所有官员都抽鸦片,在有些地方,几乎所有男人都对鸦片烟枪上瘾”。

旧时中国人抽鸦片不以为耻,反以为荣,竟至成为时尚,海南亦然。1936年王兴瑞、岑家梧《琼崖岛民俗志》中所写旧时海南吸食鸦片之盛,比香便文描述的更为严重^②。香便文反对鸦片的态度很明确,认为解决办法是靠信仰:“随着福音的传播,抵抗鸦片蔓延的道德屏障必将建立,它比贫穷的力量更为强大。”

① 参看:Frank P. Gilman, “Notes on the Hainanese dialect”. *The China Review, or notes & queries on the Far East*, 1890, Vol. 19 No. 3, p. 194; Frank P. Gilman, “The languages and dialects of northern and western Hainan”. *The China Review*, 1892, Vol. 20 No. 2, p. 128; Frank P. Gilman, “The Aborigines of Hainan”. *The China Review*, 1901, Vol. 25 No. 5, p. 245-251.《海南纪行》第8章(原书第24章)也说:“这里当地方言形形色色,但海南话广泛通行,大大增加了与他们沟通的便利。”

② 《琼崖岛民俗志》“特殊生活”节“吸鸦片”载:“琼崖虽非‘黑国’,然鸦片亦非少。凡大小都市,皆设有烟馆,吸引顾客。政府为增加税收,亦时设机关管理之,名曰‘禁烟局’。闻诸父老云:数十年前,乡人视吸鸦片为无上光荣之事,世宦之家,长岭子弟学吸,以养成大家风度,迨后家道中坠,烟癖已深,骑虎势成,欲罢不能,于是乃私辟烟室,招纳村中烟客,此辈每当更深闾静,油灯如豆,辄屈膝对卧,含烟吐雾,精神百倍,侃侃而谈,大至国家大事,小至私人秘闻,莫不论及,或激昂,或悲慨,几如世界事无巨细,一经烟榻会议,辄可待刳而解者。鸦片之害,耗材残体,故普通家庭,皆深恶痛绝之,然至今中上之家,每当喜节大庆,尚有用鸦片款待上宾者。”1936年“诸父老”说的“数十年前”,大概正是香便文来海南岛的时代,这段记载与香便文的记录可以互相佐证。原载于中山大学《民俗》周刊1936年第1卷第1期(复刊号)第13—79页。又见《王兴瑞学术论选》(“海南风丛书”),王春煜、庞业明编选,长征出版社,2007年10月版,第145—185页。

二、黎区与黎人

1882年香便文海南岛之行的主要目的是考察黎区。香便文来海南之前应该是做了很多功课的,包括阅读汉文献中有关海南岛和黎人的描述,以及省城广州的汉人对黎人的描述。他所看到的中国文献,说黎人与野兽无异^①,他听到的关于黎人的传说也把他们描述成青面獠牙的异类。正如1928年黄强将军从黎区回来后所说:“又我们从前在省城的时候,时常听见人说五指山的黎人是有尾巴的,那些人又有种种邪术,他们能够把邪术慑服了毒蛇猛兽,不敢侵害他的植物,人们若是开罪了他,更是不得了。”^②甚至到了1937年,美国探险家 Leonard Clark 到黎区考察前,还听说黎人长着尾巴^③,当时美国报纸刊登的美联社消息说,Clark 此行目的之一是搜寻传说中有尾巴的黎人^④。

但是,先期到达的冶基善对海南岛的描述却很不相同,香便文说:“这是外国人第一次在岛内大范围旅行的详细记录,充满了趣味。在过去的一年里,他已经从岛北穿越到岛南,再从东穿越到西,在任何地方都未遇到特别的敌意。”另外,冶基善一定也告诉香便文黎人的种种美德,而且他们并不排斥西医、西药和福音,这与汉人的描述很不相同,也让香便文对此行充满信心和期待。

香便文的黎区之行是从南丰入,从岭门出。这条路线也为后来很多考察

① 清人屈大均(1630—1696)《广东新语》卷7《人语》篇“黎人”云:“生黎兽居其中,熟黎环之。”

② 见《黄参谋长在本会的演说词》,刊载于《琼崖建设研究书》,琼州海口海南书局印,1929年。这是时任广东南区善后公署(辖琼、雷、高、廉、钦等7州)参谋长黄强(莫京)1928年10月与萨维纳神父从五指山黎区回来后,于1929年初在海口“琼崖建设研究会总商会”上的演说词。

③ Leonard Clark, 1938 “Among the Big Knot Lois of Hainan.” *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* 74 (3): 391-418.

④ 参看:“Explorers search for men with tails.” *Reading Eagle*, June 18, 1937. 又,“Explorers hunt for odd things.” *Herald Journal*, June 14, 1937.

者所遵从。香便文经过的村镇依次是：南丰、志文、什满汀、番仑、福马、甲口、黎班、黎班老村、做歌、立志、加来、肯东、水英、打寒、牙寒、合老、毛西、瓦板、水乖、岭门。这些地名有的消失，有的无考，有的犹存但变化很大。

他们到达南丰的第一天，就看到赶集的黎人。男人的头发在头顶绾成一个髻，有人脑后还有一个髻，他们背着细长的小背篓，里面装有木刀、打火石、引火绒等必须物品。女人们的脸颊、前额、下巴、手臂和腿上，全都文有蓝色条纹，前胸和后背也有一部分。她们穿短衫，下身穿紧身筒裙，长不及膝盖，耳朵上穿着鹿骨。

到了什满汀，他们第一次住进黎族人家宽敞的船型屋里，受到热情接待。房间里一大堆的火烤干了他们湿冷的衣服。主人又点着火把上后山，砍来结实的竹竿，撑开他们携带的帆布床。为了给他们一行十四人舂米做早饭，主人家的木杵声响了一夜。他们的到来也引起当地巨大的轰动。

番仑的黎人殷勤待客，礼数周全。晚饭时，黎族人全家其乐融融的温馨场面，让他觉得“这些所谓的野蛮人，似乎比他们的汉人邻居更能理解家庭生活的真谛”。晚上黎人围绕火塘交谈，聆听“令东”琴声，彼此问候的方式非常优雅，香便文恨不得会说他们的语言，融入他们。他们考察了黎人的服饰和织机，品尝了捕获的野猪肉。临行前，女主人还爆了玉米花给他们带上。

此后他们一路都感受到黎族人的热情友好。甲口村的黎头让他们住在自己最好最宽敞的房子里。快发村的头人为了顺利邀请他们住到他家的大房子，就把自己的村子说成是他们要到的黎班村。在黎班村和打寒村，都遇到慷慨热情的房主。在返回汉区的山路上，一个土生土长的大胡子，二话不说就把一副担子接过来，帮他们挑到两英里外的村子。

在黎区香便文得到一个深刻的印象，黎人普遍身体较好。在南丰时，他就发现那些黎族女子“身体健康，发育良好”。到了黎班，更发现黎人身体“极为强健”，“在人数相同的一群的汉人里，我们会发现很多不健康的人和病人，但在这里几乎可以说我们见到的每一个人都很健康”。

香便文也观察到黎族女子的美，正如后来黄强所说：“黎族妇女容貌也很

端好，并不是狰狞可怕。”在南丰见到的那些黎女，虽然文身文面，但“容貌姣好，身形挺拔”。番仑村房主十三岁的小女孩当家，她聪明伶俐，苗条优雅，引人爱怜。在黎班村，他也观察到几个黎女，非常漂亮。最有戏剧性的一幕，莫过于他们在山中穿行，香便文挥刀开路时，遇上一个文面美女。尽管这女子文身文面，但依然容貌秀美、清新可人。香便文看得忘了放下手中的大砍刀，把夫妻二人都吓跑了！

黎人的诚实也给香便文留下了深刻印象，这是多次观察留意的结果。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黎班村，他们摊开行李晾晒东西，很多黎人整天在这里来来往往，他们暗中观察，却发现连最小的物件也没有人偷，而且到处都是这样，“我们的汉人挑夫们偷了一点食物和盐巴，而据我们观察，黎人和我们一样诚实”。

所以，从南丰第一次见到黎人，到岭门最后一次看到他们，香便文对黎人的印象都非常好。黎人同样具有上帝造人时所赋予的美好品性，绝非传说中的害人之辈。害人的却是黎区的汉族奸商，一遇上他们，香便文一行的好日子也就结束了。他们见证了美好，也经历了丑恶。各种历史文献都记载了黎区汉人的奸诈邪恶，香便文一行也受到汉族奸商的蒙骗，不得不从红毛掉头，返回汉界，未能穿越五指山。

三、治病救人与考察植物

香便文到海南岛考察有两个目的：一是考察黎人社会风俗，考虑将来在这里建立教会的可能性；二是考察这里的自然山川及植物物种。

关于建立教会的考察，结果非常满意。在临高和舍他遇到老客家，这些人对传教士友好相待，而且很多人表示渴望接受特别的教导，“这是旅途中最令人愉悦的插曲之一，也使我们前路充满信心”。

到了黎区，他发现除了个别地方受汉族影响外，好些地方没有偶像崇拜。黎人没有汉人那么多迷信活动及偶像崇拜，没有祖先崇拜，没有占卜（风水），

“他们温柔顺从,有明显易受感动的天性,意味着已经为接受基督教做好了预备。如果借助仁慈和普世的公义获得他们的信任,传教士的教导必定会大受欢迎”。他又说:“黎人对我们友好相待,他们天性朴实又明显顺服,我相信基督教进入之路已然开放,极有希望被他们广泛真心地接受。”

基督教的传教活动,一直与开启民智,治病救人相联系。黎人对待传教士的态度也很积极,在大山深处的黎班,黎族人“非常欢迎我们,渴望我们回来,在这里兴建学校。”他又发现,黎族人对求医问药并无顾忌,西医可以大行其道。

陪同考察的冶基善,曾经在广州接受过两年的专业医疗培训,在他们一起穿越黎区之前,冶基善的医术在所经过的汉区和临高人区就已声名远扬。所以,此次他们一路考察,一路治病救人,有时是遇到病人,顺便救治;有时是病人闻讯而来,不得不治,走都走不开。

在临高美珠(今波莲),看病者人山人海,冶基善一天诊治 100 多人。在临高美珠,听说医生来了,病人蜂拥而至,盛况空前。在马停(今临高美台),“治疗过的人也多了一半”。病人太多,他们只好凌晨趁着月光偷偷离开,但是“刚刚走出客栈,就遇到三个人,他们从 20 英里外赶来求治”。在儋县那大,由于病人多,他们把“主庙变成了临时诊所,吸引人们前来目睹和感受医生的高超医术”。以后那大也成了基督教传教中心之一,19 世纪末就建起了最早的西医医院。

在黎区他们见到的病人不如汉区多,他们所做主要是分发冶基善制作的风湿药膏,正规的行医记录只有两处,香便文把这些都写得生动有趣。番仑房主家小女孩的脚踝被狗咬伤,“伤口已经化脓,她勇敢地接受了手术。……另一个年轻人受到鼓舞也来治疗,他脚上插进一根大竹刺,我们把竹刺从他脚上拔出来,然后灼烧伤口”。这次治疗意义非同寻常,因为“我们曾经得到错误的消息说,黎人不会碰我们的药物,也不会接受我们的任何治疗来减轻病痛”。在肯东,“有一个牙疼病人难以医治的臼齿被拔掉后,他的牙疼缓解了。这成了尝试新疗法的开端,有几个人提出要拔牙,他们像孩子般好奇,想

看看拔出来的牙齿是什么样子。副总管也和别人一样利用这个机会拔牙,不巧的是,他那颗金贵的白牙掉进地板缝里,找不到了”。做拔牙手术,对于黎族人来说也是不小的突破。

香便文是植物学家,在广州传教期间他就调查过珠江、西江和北江流域的植物。此次海南之行,他考察了大量动植物,收集了两百种植物样本,尽管路途不便,仍然小心保护,带回交给在香港的华南植物学家汉斯博士(Dr. Henry Fletcher Hance, 1827-1886)进行鉴别分类。汉斯将这些标本分类整理,发表于权威杂志《植物学报》(*Journal of Botany: British and Foreign*),每一种都注明香便文收集的地点、日期等^①,这是香便文对植物学的贡献,在植物学界得到称赞^②。

香便文的另一大贡献是发现了海南的野生茶树。全世界都知道茶树原产于中国,西方语言中“茶”这个词,多来自汉语闽方言发音^③。1823年,英属东印度公司的布鲁斯(Robert Bruce, ?-1824)在印度阿萨姆邦(Assam state)首府 Rangpur 附近的山上发现了野生茶树,当地人用它制作饮料。1831年,布鲁斯的弟弟查尔斯(Charles A. Bruce)在阿萨姆的 Sadiya 服役时,从 Singpho 部落首领那里要来了茶树及种子,并引种到加尔各答的植物园^④。由于当时还没有在中国发现野生茶树,外国人开始对中国是茶树原产地提出异

① 参看: H. F. Hance, “*Spicilegia Florae Sinensis: Diagnoses of New and Habitats of Rare or Hitherto Unrecorded Chinese Plants*”, *Journal of Botany: British and Foreign*, Vol. 21 (1883), pp. 295-298, 321-324, 355-359; Vol. 22 (1884), pp. 227-231; Vol. 23 (1885), pp. 321-330; Vol. 25 (1887), pp. 12-14.

② 参看: E. Bretschneider, *History of European Botanical Discoveries in China*, London, 1898, Vol. 2, pp. 756-763. 这里专门介绍香便文在植物学上的工作与贡献。

③ 细说起来,西方语言中“茶”读为 Te 系列,来自汉语闽方言;南亚、东南亚语言中“茶”读为 Cha 系列(包括 Sha, Tsha, Sa 等各种变体),来自汉语官话方言或粤方言;南欧、东欧及中亚、波斯一带的 Chai, 应该是中古时期北方汉语的变异。

④ 参看: “Discovery of the genuine tea plant in upper Assam (Letter from the Committee of tea culture to W. H. Machaghten, ESQ)”, *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*, Vol. 4 (1835), pp. 42-43; “Claim to the discovery of tea plant in Assam”, *The Asiatic journal and monthly register for British and foreign*, Vol. 36 (1841), pp. 261-262. 又参看: Spencer Bonsall, “Tea”, *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 of Patents for the year 1860*, Washington, 1861, pp. 446-450.

议。进入 20 世纪,国际学术界重新认定中国西南是茶树原产地,可是香便文在 1882 年就在海南岛黎区发现了野生茶树,并且认定它是本地原生的 (Indigenous)。

在从志文到什满汀的途中,香便文看到:“一些艳丽的青藤缠在竹丛上,开着白色和粉色的花朵,空气中氤氲着香气。当地野生的茶树混杂在其他灌木丛中,被灌木白色的花儿覆盖着,但还是引起了我们的注意。这种茶树出现在野生丛林中,足以说明它是本地原生的。当地人将其叶子采摘后晒干,带到集市出售,数量并不多,他们叫它‘黎茶’。”汉斯博士在 1885 年文中说:“香便文先生告诉我,他毫不怀疑那里的茶是原生的,因为它长在密密的丛林中,与其他植物混在一起。黎人部落并不种植茶,他们也不用茶做饮料,但他们采集这种野生植物的叶子,晒干后供给汉人,量不多,被称为‘黎茶’。”

作为植物学家的香便文,应该知道 19 世纪英国人发起的有关茶树原产地的争论。他通过实地调查,把在海南岛亲眼看到的野生茶树明确认定为本地原生的,这是有意义的。海南茶树生长在人迹罕至的丛林中,黎族人既不喝茶也不种茶,那么海南岛的茶树肯定是野生的、原生的,不可能是黎人从别处引种的。香便文的推理非常合理,他的记录非常珍贵^①。

四、语言魅力与浪漫情怀

香便文的语言表达值得称道。他把不属于文艺创作的内容,写得简洁优美,生动流畅,既有认识价值,也极具美感,无论记人记事,写景状物,都准确传神,给人带来美好的阅读感受,让人很乐意一口气读完。

^① 我查阅《海南植物志》,在第 1 卷“山茶科”的“茶属”(Thea Linn.),查到海南岛有两种野生茶,一是“茶”(Thea sinensis),产地保亭、琼中,另一是“普洱茶”(Thea assamica),产地琼中(五指山)。所引文献来源都是西文,有 1844 年的,也有 1887 年的,但都没有 1885 年汉斯的这篇,看来是漏收了。我请教本地的植物学专家和茶学专家,都说不知道汉斯关于海南岛植物的文章,也不知道香便文发现海南野生茶树之事。该茶学专家告诉我,海南茶和云南茶属于同一种属,也是原生的。

香便文 1882 年 11 月底结束海南岛的考察旅行后,1883 年 5 月的《教务杂志》(The Chinese Recorder)就开始陆续刊出旅行记录《海南几瞥》(Glimpses of Hainan),而且有一种浑然天成的味道,没有深厚的写作功底,是不可能做到的。

他笔下的景物山川,虽是照景实录,却写得美不胜收,令人神往,这样的描写随处可见。例如香便文看到的澄迈县城老城,简直就是一座精美的植物园,香便文用了不少笔墨描绘老城之美:

自然胜过人工,用残垣破壁支撑她繁盛的植物。仿佛为了答谢这些废墟给无数“青藤”做依托,大自然又为整个废墟披上了开满鲜花的青藤外衣,有的藤条茁壮,上面长着大而绚丽的花儿,有的纹理精美,也相应开着精致的小花儿。……不远处,霸王花伸展开坚硬的茎,开着数以百计灿烂的花,有的几近凋零,有的结着花蕾,要在夜里绽放;而铁线莲、白藤以及另一种结着色状如橙子的鲜亮果子的带刺青藤,密密麻麻地从东城门上的城墙和城楼上垂下来。一种像杂草一样的爬藤,开着黄花儿,覆盖着整个南城墙的东段。城里城外就是一个繁茂的野生植物园。

在瓦板村附近他们遇到瀑布,香便文仔细观察记录了周边的环境及瀑布的形成,几句描写,写得有气势,令人印象深刻:

许多沟壑与天然峡谷两侧,被深深地侵蚀切入,溪流从陡峭的乱石间倾泻而下,形成一道道喧腾的瀑布。几支较大的溪流发源于山岭的活泉,其中一支从高坡上渐渐汇成一股巨流,顺着陡峭的岩石河谷直冲而下,形成几百英尺宏伟壮观的大瀑布,洒落到岩层深处,发出雷鸣般的巨声,响彻山间。

分发风湿药膏的场景,写得生动而有趣。番仑黎人为了体验冶基善配置的风湿药膏,竟然全村人都突然“得”上了严重的风湿病。在肯东,“风湿膏药分发光了,所有在场的人都贴上了它,有几个人看上去样子很怪异,我们被眼前的滑稽场面逗得开怀大笑。”

他们在海口西边“被鸦片烟熏”的一段,写得很传神。澄迈森山(今福山)的女店主“是个标准的悍妇”,香便文把她写得活灵活现。“岭门劫匪”一段中的戏剧性变化,也让人如同身临其境。

香便文的很多描述,寥寥几笔,却准确生动,如同一幅幅速写,勾勒了当时的社会生活,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。

琼州府城有大量贞女牌坊,有载人的鸡公车(独轮推车)。那里人椰壳制作杯、碗、茶具及其他物件,有些样品的雕刻、包银都很精细,显示了高超的技术。在海口盐灶村,人们用海水制盐。在海口西郊的路上,挑夫小贩络绎不绝,有人背着装满鸟儿的大圆笼子,往海口贩鸟,鸟儿叫声活泼悦耳。在长流南部,成群的妇女和姑娘在夕阳下挖花生。在澄迈西部广阔的原野牧场上,笨重的水牛车缓慢行走。澄迈福山的乳猪,四、五只一起,装在编得窟窿眼很大的竹笼里,拿到海口去卖。临高船肚(皇桐)小镇上,客栈多,客流量大,房舍精美。在通往波莲的路上,牧童们坐在树篱后面,披着稻草蓑衣抵御清风。

在进入那大之前,一队水牛车,装载着来自黎区的货物,从南丰赶往“加烈”(金江),在那里装船运往海口。在黎区的志文村,一位半盲黎人艰难地清锄火烧后的草根,他的报酬是每天“五分”钱。在什满汀,黎族人家一口铁锅充当百用,煮饭、烧水、洗脸和洗脚。番仑的黎人用尖桩篱笆和陷阱捉野猪,用蓖麻油爆玉米花。在黎班村,三四个女人一起,合着节拍在一个大木臼里舂米,情状有似舞蹈。在肯东村,一位黎妇戴着20只大小不等的项圈。在打寒下面的黎村,汉人房主的黎族妻子大部分时间都是裸着上身四处走动。

1882年的海南岛,条件艰苦,交通不便,旅行是一件苦差事。他们在南丰找不到住处,只能在一间肮脏潮湿屋顶有漏洞的破房子里安身。进入黎区后,很多地方道路被高草覆盖,需要挥刀开路。几乎每天都要多次涉水,有的